

Evelyn：大家好，歡迎收聽不為人知的香港故事，來自邊緣的多媒體敘事，在我們的節目裡面你會聽到生活在香港不同的人的故事從本地華裔人士到非華裔的本地人以及被邊緣化的成員，我們很希望透過分享他們的故事，可以一起思考我們的生活方式，創造一個更加包容和多元化的社會，我是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的郭漪霆Evelyn Kwok。今天我們的嘉賓是位來自緬甸的記者，已經在香港生活長達十年之久了，接下來，她就會分享她在香港生活的故事。

Eisan：我是Ei Ei San，來自緬甸，在香港快十年了，今年八月就正好十年，我是名記者，為一家名為法新社(Agence France Presse)，簡稱AFP的報社工作，大概就是這樣吧！（哈哈…）

Evelyn：你在香港多久了？

Eisan：到八月就滿十年了，我是來香港讀書的，來了就沒離開。

Evelyn：我剛剛發現了你是怎麼稱呼自己，我知道大家都叫你EI SAN，

Eisan：對的。

Evelyn：能多告訴我一點嗎？

Eisan：緬甸文化是沒有姓這回事的，也不是所有人都沒有啦，緬甸有很多不同族裔，有些是有姓氏的，像北緬的克欽邦族，就有源遠流長的姓氏。而我的族呢，我是一個緬族和克倫族混血，我們沒有姓氏的。我爸的名字是Lam Yit，而我的名字裡沒有一個字跟我爸一樣的。所以其實蠻難解釋給香港的人聽，因為在香港姓氏是一件蠻大的事，表示了家族身份。我們的名字，就表達不了，所以我的兄弟姊妹的名字都很不一樣。但有時我們的名字都會加上父母名字的部分，譬如，我媽的名字是Ma San，San在她的名字裡，也在我的名字裡面，也在我妹的名字裡，聽著還是有點難懂的，我們也就這樣。

Evelyn：明白，因為姓在一些文化裡對歸屬感和身份象徵是很重要的，我認為，也與你所說的一樣，在香港文化裡面，或中國文化入面，姓是代表了你的背景，你從哪裡來，屬於哪家的。

Eisan：是的。

Evelyn：姓氏也代表了一些歷史，一些遺留下來的部分，所以沒有姓氏，那你們怎麼建立你們對家庭的歸屬感？

Eisan：我們用不一樣的方式，也是我們跟別人不一樣的傳統。對於我們來說，名字不一定是跟家庭連結，但是對我來說，一樣重要，因為是我爸爸賦予我的，所以我從不改名。但我有亞洲朋友可能會用改一些別人叫起來比較容易的名字，就像在國外，有個英文名比較方便。而我自己就覺得沒有太多需要去改名，因為我的名字就是我。也為我爸給我的名字而驕傲，名字要是改了，這份驕傲也沒了。我們文化當中，家人也是最重要的，就算沒有姓，關係也是非常非常親密的。我父母常常會提醒我是誰，但我似乎也不太清楚我們這個家

庭是怎樣維繫，但我們或者我有需要時，我知道我肯定可以給我兄弟姐妹打電話，這也是我們表達關懷的其中一個方式。以我作為一個例子，我出國了，離開了只有幾千人小鎮家鄉，在我家裡，我是賺得最多的，我就會在經濟上幫助家人，同時也回報表達我對他們的感恩。我在香港就這樣，我也不是一直都有在事業上那麼成功，我也困難過，但我家人在我走的每一步路，都陪著我，主動關心。有緊急經濟需要，他們總是找到辦法給我支援，就算他們有的不多，他們是種田的，跟富裕扯不上邊。我們會用不同的表達方式去關心，當然金錢也是一個大部分。

Evelyn：這就是典型亞洲文化啊。

Eisan：是的。

Evelyn：逃不過的。

Eisan：是啊。希望剛剛說的能回答得了你的問題吧！

Evelyn：當然！其實很有意思，尤其是你講到歸屬感是怎樣的一回事，關心的意義又是什麼，跟名字也沒有多大的關係。名字代表的未必是一種驕傲，更多的是一種和家庭深層的連結，來自家的名字，一種扶持。無論到哪都不會為了方便而改名，婉拒了同化。很多移民小孩在長大的過程中都會想要改名，"叫Amy好像也不錯"，正在收聽的Amy，不好意思啊，Amy還是很好聽的名字來的。

Eisan：對啊，很好聽！

Evelyn：（笑）

Eisan：（笑）

Eisan：我認識的Amy 都是很棒的!

Evelyn：當然了! 但社會就是有改變自己去融入的需求，在不同的語言裡，沿用自己本來的名字，那種提醒，那種驕傲及意義，令人鼓舞。

Eisan：有時有人會讀錯我名字，我就會開個玩笑，說不是愛珊(發音)，是依珊(發音)，順便教他們我名字的發音，教得多了，他們也慢慢就懂了。

Evelyn：我懂他們為什麼會這樣發音，兩個音節，愛珊。

Eisan：對的。

Evelyn：所以少數族裔的身份，我想重申一下，我現在講的少數族裔是指數據上的，我可能搞錯了這個數據，但是不是好像只有大概50到100緬甸人在港？

Eisan：其實我也不太清楚實際數據，但是我們在香港是有"稀有品種"。上一次我去緬甸領事館投票，有幾百人吧，大概三百人在香港登記投票了吧，所以不只是在港工作年青人，也有在香港讀書的，大部分拿著獎

學金到香港的，我們也有很多年以前已經移民到香港的上一代緬甸人，在香港落地生根，但他們可能會偏向把自己定義為香港人吧，當然也有緬甸華人，在緬甸出生，然後回到香港，大概有幾百人吧。所以你說的是對的。

Evelyn：作為少數族裔，你也知道香港只有幾百個緬甸人，也來香港十年了，我不想作出假設，但我個人很明白在不同的地方作為一個少數族裔是怎樣一回事，也有很多人和我一樣，所以對你來說，是怎麼樣的體驗呢？

Eisan：其實我也沒有特別覺得自己是一個少數族裔，我覺得自己跟多數沒有分別啊，當然，數據上來看，我是一個少數族裔，但很多人把我當成中國人，但我特別覺得自己是個少數族裔時，就是緬甸軍事政變的初期，如果你未曾聽過這事，緬甸正在經歷緬甸軍事政變，已經持續兩年了。軍事政變的初期，我想舉辦聲援活動，與在緬甸人民，家人團結一致，因為我家人都在。當我開始想，就覺得我們又是誰呢？緬甸人？我們人數也很少，所以很難舉辦任何活動，再看看在泰國，美國，澳洲等地的緬甸人，他們會聚集舉辦活動，聲援，和平示威，表達自己的聲音，悲痛等，我也希望我們在港緬甸人能做一樣的事情，但不容易，因為我們在港人數比較少，不像泰國那樣已經有平台，有群眾，可以和其他緬甸人連繫，舉辦活動也容易一點，但在香港，感覺每個人都在獨立生存，那也就是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少數的時刻。但我希望香港可以有一個更大的緬甸人群體。就算我們的群體那麼小，但是我們還是成功舉辦了一些籌款活動，很讓我感動，體會到就算我們是小群體，但是我們有堅定的意志，還是可以成功的，尤其是自己的國家正在經歷動盪，就會希望在外我們集體團結起來支持，希望可以與國家同心，在那些時刻，難免會有點孤單。

Evelyn：就算你人不在自己國家，我知道你還是用不同的方式和自己的根和家庭保留緊密聯繫，能跟我們多分享嗎？

Eisan：最簡單直接的方式就是跟朋友家人一定每星期保持聯繫，盡量多溝通，與他們的日常生活連接，但是現在越來越難了，緬甸現在封鎖網絡，還常常斷電。離家後，還有另外一個方式去跟我的根連接就是下廚，烹調緬甸菜，尤其是煮我從小吃到大的緬甸食物。一般都會從媽媽那學煮菜，我沒有，但我有看過媽媽，姐姐，祖母做飯，也記得她們做飯的味道，所以我會回憶那種味道，再去想是用了什麼材料做出來的，然後自己再做一次。也是我最近常做的事情，也是一個渠道和朋友分享我的成長經歷。我其實很喜歡請朋友到我家吃飯，如果你問我的朋友，他們都會說Eisan喜歡下廚，我喜歡煮給朋友吃，我做的食物也是一個直接簡易的渠道分享我的經歷，我的童年。也是呈獻我自身文化的一個具體方式，嚐得到，看得見，也讓朋友多了解我。

Evelyn：香港好似沒有太多的緬甸餐廳吧？所以你能夠親自下廚分享自己的經歷，意義就更不一樣了，下廚分享文化成長，同時更特別的是也不容易在香港嘗到緬甸食物。更棒的是，你在做這些菜的同時，和朋友聚會，也創造了與家連接的新回憶。每一次上碟，每一次的菜式解說，選購材料等等，呈獻同時讚頌屬於你的自身文化——你的家。用感性的方式創造回憶，同時以所有的感官去感受。

Eisan：對啊！這些年來，做飯給了我好多的啟發，也讓我得以平靜，尤其工作壓力大，情緒低落的時候，我就會做一碗魚湯粉(mohinga)給自己吃，也是我放鬆的方式，也很享受當中的過程。我非常享受做飯，但不喜歡洗碗，哈哈哈哈哈！每一次把廚房掃蕩完一輪，碗就留給別人洗。

Evelyn：你剛剛提到的那道菜，可以給我們介紹多一下嗎？

Eisan：就是魚湯粉(mohinga)，可以算是國菜吧，緬甸各地都可以找得到，但每家每戶做法也有不同的味道，就是米粉加上魚和香茅熬的湯底。我家以前是一家賣這款米粉的早餐小店，以前每個早晨也會在小店廚房幫忙。家人會早上六點叫我起床，叫我切菜，熬湯和熱湯，準備開店的工作，然後就在我家前面為客人提供早餐，這也是我喜歡做的菜，每次有一大群的朋友聚會，我都會準備這個魚湯粉，一次煮個二三十人份量也不難，而且每次都讓人覺得驚艷。湯底就是主要是用魚。用薑蒜煮魚，加上薑黃粉，香茅，還有蝦醬，熟了就把魚去骨，把魚肉攪碎，和湯融為一體，當然你還是吃的出來是用魚煮的，但看不到魚的形態，再加上米粉，裡面有香茅，很適合夏天吃了，但對我來說，我一年四季都會吃這個粉，也可以加上配菜，水煮蛋，脆炸豆，等等，非常好吃！

Evelyn：這個我也可以證明，真的很好吃！你剛剛的分享帶給了我很多的畫面，家門前的早餐小店，你幫忙切菜的畫面，可以想像到你在香港也有同樣的畫面，也是種表達你個人文化身分的方式吧，在不同的時空裡，做著同樣的事情，非常特別！

Eisan：作為移居人士，在不同地區，慣用食材不一樣，要煮出有家鄉味，要靈活，也必須要作出調整去適應，而這道菜的其中一樣主要食材就是香蕉莖，用來煮湯底，就會有香蕉莖特獨口感，緬甸人很喜歡把不同質感的食物混合起來。香港超市沒有辦法找到香蕉樹了，只有香蕉，當然在郊外，像是南丫島這些，會有香蕉樹，但我總不能問可不可以把香蕉樹給我？

Evelyn：為什麼不可以？

Eisan：可能吧，找不到香蕉莖，我就會想去什麼食材可以代替，但同樣有一樣的質感，我就想到用蓮藕，現在我一般都會用蓮藕，都是脆的口感，也吸收湯汁，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呈獻，很適合，能找到這個替代方式，我也蠻自豪的。

Evelyn：是香港特別版！

Eisan：完全是！

Evelyn：很棒，我也在想你是怎麼樣找到或替代你要用的食材呢？如果太特殊的，也未必可以找得到吧，比如說，家裡自己種的香料食材，要怎麼樣才能完整的表現這道菜呢？用替代的方式，繼續傳承家鄉的味道，這也不失是個好方法。

Eisan：是的，但香港有泰國雜貨店和南亞雜貨店，也就幫了很大的忙，我也不知道沒有這些店我要怎麼辦，緬甸和這些地區相近，有同相同的香料，食材。我喜歡逛泰國雜貨店，找我要的蝦醬，惠康找不到的。現在

每次經過街市，我都會留意看看能不能找到我從小就熟悉的食材。如果我看到，我就立即買下來，就算經過，我也會買下來，因為我不知道我下次什麼時候才會看到。

Evelyn：除了做飯，你還用什麼特別方式完整表達你的文化身份呢？

Eisan：縫紉和編織！現在不常做縫紉，但我喜歡收集布料，我會叫我朋友給我發一些克倫族的布料，用來做沙龍和克倫族的上衣，就可以在香港穿，自己動手，堅持過程，有一天會穿上。有一件讓我更快樂的是，就是擁有精緻手織布料。我有幾件很傳統很漂亮的沙龍，已經穿不了，在香港胖了點，但我會把它拿去改，日後可以常穿。這是我做很久的，以前我可以自由回國，現在不行了，多了限制，最大問題的，我回家不覺得安全啊，所以現在我會找方法，被自己喜歡的東西包圍，這些都是來自家裡。其實蠻後悔每次回國，都沒有帶很多伴手禮回香港，現在就要在網上找，或者找在泰國的朋友，近緬甸一點，比較容易找到門路去找到家裡的東西，慢慢收集成系列，布料是其中一樣，緬甸布少很鮮艷很好看的！如果去緬甸，就會看到緬甸人喜歡穿鮮艷的顏色，有些人甚至會把三四種顏色穿在身上，尤其是女生傳統服飾，我個人覺得很驚艷，把主色配上不同鮮艷的色彩，多耀眼奪目，在香港就沒有那麼多的色彩了。所以我想收集多一點不同顏色，也呈現我自己，我身邊的朋友都知道我喜歡穿鮮艷顏色，也想繼續。

Evelyn：用食物和色彩去呈現自己，不失為一個美味的方式！而且也是視覺上的享受。好吃又好看！你覺得在香港你可以完全的表達自己嗎？

Eisan：可以，在香港更是，也是我愛香港的原因，我愛我自己的國家，文化，但是我回家就覺得有制肘，雖然這樣說會讓我有点難過，但緬甸是一個佛教國家，比較保守，對女性也特別多的規矩，西方國家也有些是這樣，但緬甸更甚，每次回家，我就要換個人似的，規規矩矩，不要引起別人的注意，因為別人會批判我，單單因為我是女性。在緬甸對女性有更多既定的想法比如說他們的打扮行為等等但我就不是這樣的人啊，在香港我就可以以我自己喜歡的模式生活，我覺得在香港我可以有更多的方式表達自己。也因為是這樣，我更愛我的文化，因為距離產生美感，我只需要接觸好的東西，我只是要帶來好的東西，但是如果我在緬甸，我就會被好跟壞的事情包圍，緬甸的話，常常會有內心會有衝突掙扎。但是在這裡，我就可以選擇我想要的，然後把它在我最喜歡的、更安全更自由的環境表達出來。在香港我覺得有被保護，我身邊都是朋友，他們都是很開明，有想法的人，就是單純的美好。我也我也為自己創造了這樣的一個空間，為自己感到自豪。

Evelyn：你想要繼續在香港發展嗎？香港的未來，你又有什麼想法呢？

Eisan：更多晚餐派對，更多鮮豔的服飾吧，還有多談談緬甸，我自己和我的國家。我覺得香港更是我的家，所以對我來說我有兩個家，一個是我家人在的地方，一個是我在的地方，這地方允許我成為最真實的我，也是為什麼香港變成了我的另外一個家，我可以自由表達，我覺得溫暖、安全、舒適，都是很正面的。當然我還是有沮喪的日子，但大部分的時間我還是很開心的，我還是很喜歡這裡的，所以現在我只能看見自己會繼續在香港生活，也沒有對其他國家有其他地方有什麼的想法，但我不知道喔，可能未來我想要更靠近緬甸吧，或者在其他國家建立一個家，但是現在呢，我還是很享受我的晚餐派對，還有我大膽的在香港活出自

己，起碼過幾年吧。

Evelyn：總結的話，我可以問一下你會用哪三個詞去形容你在香港的感受呢？

Eisan：三個詞嗎？自由、感恩、被愛！

Evelyn：哇，都是很好的！

Eisan：對啊，都是好的，我在香港是一個很好的地方，我在這吸收很多的正能量，我也希望可以維持很久，我相信會的，當然我不是一直都有這樣的感受，是最近這一兩年我才感受到這些的事情，有這些的感受，尤其是當我的家園在慢慢的沒落、崩潰的時候，這個家更實在擁抱我，讓我有活著的感覺，讓我覺得安全溫暖，所以這些就是我現在所感受到的。

Evelyn：自由，感恩，被愛！哇！這個總結多好啊！謝謝你！

Eisan：非常謝謝你給這個機會讓我在播客上面表達自己，太榮幸了，謝謝你們聆聽我的故事！